

抗战中的新城军民

中共新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

发扬革命传统为建
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
新城而奋斗

刘德忠

一九五五年
六月

序

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，《抗战中的新城军民》出版了。该书辑印了抗日战争中我县广大军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坚持抗战斗争的事迹。这是通过不同的几个侧面反映新城军民当年不畏敌人的残酷镇压，坚持抗日斗争的战斗风姿，这对当前深入开展两个文明建设，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，将产生深远影响。

该书显示了有骨气的中国人民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华儿女，不畏强暴，拿起武器，奋起抗战的英雄业迹。书中收集了新城县三十二大队指战员，在日寇“铁壁合围”的高压政策下，如何依靠群众避开敌人锋芒，保存有生力量，渡过艰苦岁月，转战在大清河北，以及全县人民支持和掩护我们抗日人员、支援前线，奋起抗战的事迹。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，是激励全县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。

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活动中，我们编写部分在抗日战争中我县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，是向全县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。是激励和调动全县人民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现实生活的情感，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开拓前进。

编 者

一九八五年六月

目 录

军民鱼水情

.....刘宝善 史宗濂 (1)

不畏强暴的回民们

.....杨子建 (19)

忆新北抗日隐蔽根据地的斗争

.....张玉纯 徐 信 刘 萧 (28)

坚持在大清河北

.....刘宝善 (42)

新城县王庄突击战

.....史宗濂 (48)

南官井“四·二六”地道战

.....徐 信 (58)

忆在特殊战线上的抗日斗争

.....徐 信 (64)

战斗在抗日火线上的九联剧团

.....徐 信 (70)

军民鱼水情

——对白辛庄、仁合庄两村在反扫荡中
掩护县大队的回忆

刘宝善 史宗濂

新城县白沟河镇，地处新城、容城、雄县三个县的结合部，是有名的水旱码头，拒马河与大清河的汇合处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一九三八年，日寇经常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和容城、新城两县二、三百名伪军驻守在这里。而且每次对我十分区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，都以这里为指挥部。白辛庄和仁合庄两个村，在白沟镇东面，距该镇仅一华里。敌人一直将这两个村，作为治安“爱护村”，也就是说他们“最好”的村庄。

白辛庄和仁合庄，是个比较大的村庄，两村相隔一条路。不是本地人，还以为是一个村呢！这里有三百户人家，近两千人，是回、汉两个民族共居的村庄。但白辛庄回族多

一些。这两个村的特点，绝大多数是劳动群众，地主、富农极少。由于地处大清河畔，常有水灾发生，不仅土地少，而且瘠薄。因此，这里的不少人靠经商为生。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团结更多的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抗日政府允许这里的人可以经营粮食来往于敌占区和解放区，群众深感这是对他们的照顾。这两个村虽处在敌占区，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和参加抗日斗争，还有不少人参加了县区游击队，主动向抗日政府交纳公粮、税款；提供敌人情报，掩护抗日工作人员。为此，我们在这两个村发展了党员，建立了党的组织，共产党员杨子建（回族）是这两个村的领袖人物，（当时县回建会主任）他领导并团结了以赵培增（开明地主）、李英（回族）和刘福增、刘殿友、马福增等人分别担任了这两个村的联保主任、保长、情报联络员等职务（实为两面政权），以合法身份，应付敌人，了解并提供敌情，作了大量抗日工作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，日寇华北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日、伪军三万人驻守和平、津、保铁路沿线各据点，拟对十分区进行疯狂地大扫

荡。为了彻底摧毁我抗日游击根据地，敌人改变了战术，他们为了确保平、津、保三市的安全，同时为一九四二年扫荡我冀中平原积累反动经验。后则铁壁合围、继之清剿剔抉，妄图将我抗日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一网打尽。面对此种形势，我分区主力部队转向外线作战，同时指示县区政府和县大队、区小队原则上要区不离区，县不离县，坚持反扫荡斗争。（现在看这个规定是不对的）

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，新城县三十二大队，在政委张馨等同志领导下，召开了小队级干部会议，研究了敌情。认为敌人扫荡开始，我们这几个人为了保存力量是绝对不能暴露硬拼的，暴露硬拼会带来全军覆灭。面对着这样强大的敌人，我们唯一的出路，就是暂时隐蔽起来。他想到了白沟敌伪军据点附近的白辛庄和仁合庄，这里虽然离敌人最近，但群众基础也最好，由于部队从未驻过，在这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部队能否隐蔽下来没有把握。与同志们商议后，决定到那里试试看，首先到仁合庄李英家了解一下白沟镇敌人的情况。同时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，如可能部队就在白辛庄、

仁合庄隐蔽下来。这一天是六月初，黑暗的夜晚，被轻轻的云雾笼罩着，游击区的人民，一听说敌人要大扫荡，都在担心明天敌人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不测之祸，因此沿途各村象死一般的沉寂。部队很快到达了仁合庄村，绕过两个街口，轻轻地顺着墙根到了李英家门口。按预定的信号张馨政委举拳对东房山敲了三下，李英同志警觉地开开门问道，谁呀！见到是我们，惊讶地说：“我的爷！你们怎么来了？！快，快都进院里来吧！”这时大妈、大嫂也迎了出来，大妈手里拿着香说：“孩子们快进屋吧！听说日本鬼子又要扫荡，我正在给佛爷烧香呢！求求他保佑你们！”战士们听了以后，都小声地笑了，从内心里感谢李大妈迷信的祈祷。部队静静地立在院子里，张馨政委进屋后，了解了白沟敌人的情况，李英说，增加了不少日军，有炮兵、骑兵，还有些电驴子（指摩托），他估计，很可能敌人的指挥部设在这里。张馨同志便将自己的设想向李英同志提出，他沉思一下说，咱们这两个村三百多户，千口人绝大多数群众是拥护抗日的，坏人是极个别的，只要我们隐蔽好，没有坏人向敌告密，是不会出

问题的，但从来没有隐蔽过这么多人，咱们再和其他同志商议商议，人多智慧多。按我想，

“养兵千日用兵一时”，政府对我们两个村这么关心，在目前这样严重的情况下，你们到哪里去呢？请同志们先住下，只要敌人不挨家挨户地搜，我看出不了事。但具体如何住，需要和杨子建等同志商量一下。张馨同志提出，在群众对敌情不了解，又没有掩护我们的思想准备情况下，是否先集中住在干部家？李英同志考虑后说：“也好，就先住在赵培增家吧！他家是三套院，住几十个人没问题”。同时派人通知杨子建、马福增、刘福增等同志到培增家来，研究应付明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对策。

人都到了以后，首先分析了敌情，大家一致认为，从本镇增加的敌伪数量来看，可以肯定，敌人大扫荡一两天就会开始的，但如何进行，尚无法得到确切情况。赵培增说：“就现在的情况看，你们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走了，就住在我家吧！鬼子和汉奸，一般是不会怀疑咱们家的，咱是鬼子的“保长”嘛！大家笑了。马福增说：“先住在这里，看看明天情况再

说。”杨子建同志说：“你们就先住在这里吧！区小队刘庆荣和分区回建会干部王若平等同志也来了，对他们，我们也要妥善进行安排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如此了。咱们是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吧！千方百计，保证同志们安全。”但没研究出什么更好的对策。因此，决定部队也好，地方干部也好，先住下来，视情况发展而定。

在敌人鼻子底下睡觉，是可想而知的，干部和战士都久久不能睡，大家都在想，在这里隐蔽，能否隐蔽得住，万一有坏人告密怎么办？明天敌人的扫荡如何进行？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，听领导的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敌人如果来了就拼他个你死我活。

东方发白了，雄鸡不停的叫着，但声音不是那样动听，可能是主人害怕鬼子们发现给吃掉，藏在什么地方了，但鸡不可能改变它那种自然的习性。少顷，鬼子的喊叫声，汽车的发动声，将鸡叫声给吞没了。人们都紧握手中枪支，等候指挥员命令。这时赵培增派人送信说，白沟镇的敌人，已封锁了白辛庄和仁合庄的路口，大队人马向东出发了。但谁也

没丧失警惕，一直作好了战斗准备，百倍的警惕着可能到来的情况。这时李英同志闯进来了，他不是那样惊慌和紧张。张馨同志问道：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他说，据我看敌人并没有发现你们住到这里。现在通往南留的大道上都是清一色的鬼子，一个伪军也没有，封锁路口的鬼子，很可能是不叫群众出来。可是张馨同志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他说，情况虽然如此，我们要作到有备无患，请培增和李英同志考虑，我们可否组织群众，作好应酬敌人的工作。如果敌人进村，我们尽量不叫他们在村里乱窜，赵培增和李英同意政委的意见。临行前，对同志们说，你们放心吧！万一敌人进村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对付他们，如果不行，那只有一个字：打！你们不要考虑我们村子如何，更不要考虑我们家，只要保住同志们的生命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！同志们被他们这番话所感动，各个精神振奋，一致表示，我们决心与敌人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，绝不低头。张馨同志听了同志们的话后，内心感到骄傲，在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，我们的战士这样不怕牺牲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。他亲切而

又冷静地对大家说：同志们！你们不怕牺牲的精神，我是了解的，但今天就需要冷静的想一想，这次敌人对我们地扫荡，是与过去不同的，过去是东拼西凑，大不了一两千人，转几天就回去了，弄不好还被我军消灭他们一部分。这次敌人集结了一两万人，而且绝大部分是日本鬼子，如何进行扫荡，他们扫荡多长时间，我们现在还不清楚，分区领导命令我们，这次反扫荡，无论如何要避开敌人锋芒，不要被敌人围着，不要与敌人硬拼，要保存实力，从长计议。只要有青山在，还愁没柴烧吗！我们是到这里隐蔽来了，否则我们是不能轻易到这两个村来的。这两个村被敌人破坏了，就失去了我们的耳目。培增和李英同志方才的话，是指的万一被敌人发现了，要我们坚决地打，不要考虑他们和他们两个村的后果。同志们，不要忘记他们是指在万一的情况下，如果真的打起来，这两个村的群众和财产将要遭受多大损失啊！请同志们多动些脑筋，有没有既安全又比较稳妥的办法？张馨同志这一番话，同志们立刻静下来了。

出去应付敌人，了解情况的杨子建回来

了，从他听到和观察的情况看，这次敌人的举动是很大的，大清河以东，各村都有零散的枪声，逃难的群众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。据逃来的群众讲，敌人不管大小村庄，沿村包围，没发现我军便继续挨村包围，将各村的群众圈在一起，要群众说出谁是八路，更多的情况还不知道。从白沟镇到咱们这两个村北日本鬼子都架起了帐篷，搭好了锅灶，看样子可能驻下来了。但没有伪军，没有更多的大部队。同志们听了他这番话，的确有些不知所措。张馨同志问杨子建：“老杨，你看咱们怎么办？”杨子建同志低头想了会儿说，我看敌人如果真的驻下来，咱们人集中住就不行了，你考虑一下，能否将步枪全部插起来。手枪和手榴弹可以带在身边？！同志们分头到可靠的各家各户去。张馨同志有点犹豫，他面视大家，看同志们的表情如何，但谁也不吭声，实际大家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，“插枪”！枪没有了，不是一切都完了吗！和群众在一起，万一被敌人发现，不是束手被擒等死了吗？有枪敌人来了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二个赚一个。张馨同志看出了同志们的心情，他说，同志们：“插枪”这

个问题我也是考虑再三了，现在情况摆在我们眼前，是比我们多几十倍上百倍的敌人，而且敌人就住到这两个村子，拼我们是拼不过人家的。现在的出路是，保存实力。插枪的目的，是为了和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，取得这次反扫荡的胜利。大家听了张政委的话，虽然有些想不通，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有从命了。

日军果真驻下来。清晨，内外扫荡我游击根据地的日军，陆续回来了，从种种迹象表明，敌人的指挥部仍然设在这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县大队和区小队，只有按计划分散隐蔽到各户了。张馨和刘宝善、边德兴、王贵臣等同志在仁合庄东街李家。其他同志，由杨子建等同志负责作了安排。

第二天东方欲晓，一夜没有很好安睡的三十二大队的指战员，都想知道敌情有无变化。结果各家给送来的消息是大同小异，敌人还是和昨日一样，拂晓各交通路口都设置岗哨，架上机关枪，骑兵、炮车、步兵集合后出发了，白沟镇和较近的几个村庄的留守部队，有的到村子里要鸡蛋、抓小鸡，有的给马找草料。虽然如此，我们的干部、战士和房东，都象坐着

没底的轿，特别是我们的两个班长和一个战士住的一家，日军也驻下了，房东把他们隐蔽在房子的夹壁墙内，经过反复研究，由村干部带十个群众去给日寇烧水、劈柴，顺便把他们三个人接了出来。联保主任和保长们在村公所应付敌人，大伯背着粪筐在村子里转，大妈们把鸡蛋准备好，一旦敌人来了好应付敌人防止他们进院。如靠李大伯家很近的围墙上就有五、六个人，日本兵守着一挺歪把子机枪，一上午没动，大妈拿着鸡蛋刚出院，迎面来了七、八个日本兵，吓得她赶快跑回家叫张馨等人快藏到后院草棚子里去。中午李大伯背着粪筐回来了，他叫家里人赶快给同志们做午饭。并将亲眼看到的情况向张馨等同志汇报，他说多数敌人在白沟镇里，白辛庄、仁合庄这两个村总计有百十个日本鬼子，大道上有出有进，来来往往，有汽车、有骑兵。听说昨天在东西刘官营、乔官寺一带，敌人将咱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工作队给包围了，县长王兴和郑途光等同志牺牲了，县委书记马子玉被俘了。还听说雄县付家营村被敌人杀了一百多人。大家听后心情特别沉痛，中午饭谁也没吃好，瞪着眼就是吃

不下。天渐渐的黑了，李英和其他村干部都来到张馨同志住处李大伯家，他们说：“政委放心，我们带领群众给鬼子烧水、劈柴、做饭做掩护，安全将同志们转移到没有驻鬼子的户去。这一天真过得不容易啊！我们总是提心吊胆的捏着一把冷汗呀！应付过去了。”大家都苦笑了。这时外边的汽车隆隆声，日本鬼子的喊叫声，又嘈杂起来，马福增同志说：“没关系，是外出扫荡的敌人回来了。”大家沉思着，他们都在想，敌人的扫荡何时才能停止呢？到底我们的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，根据地的群众受了多大损失呢？我们要在这里呆多久呢？恨不得赶快出去，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。

面对着这样的情况，敌人扫荡的时间，遥遥无期，县大队、区小队、地方工作人员总计七、八十人隐蔽在这两个村子里。杨子建、李英、马福增等人，心如火烧。他们考虑，时间短还可以，时间长了，出了坏人向敌人告密怎么办？部队里出了动摇分子怎么办？这些连锁地反映，使他们坐卧不安，可是又一想，在这样紧要关头能叫他们出去吗！张馨政委在心情上比杨子建等人更难受，他既要掌握敌情，又